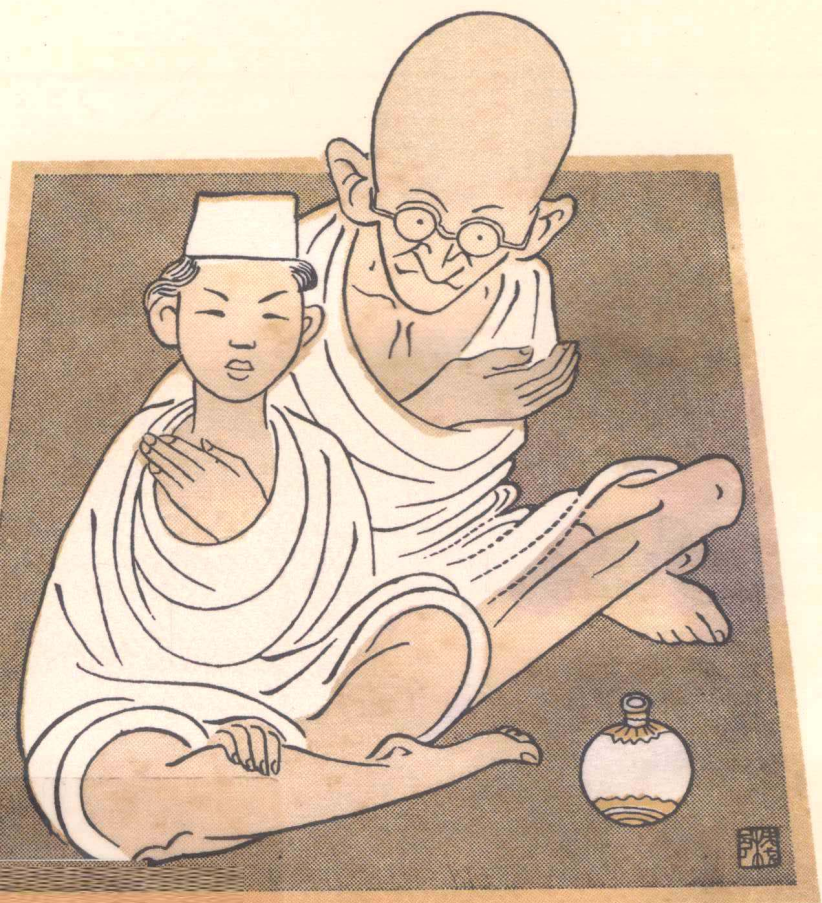


在甘地先生左右

曾圣提 著



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

在甘地先生左右

曾圣提著

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



Business Reg. No. 029187/00A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书名：在甘地先生左右

作者：曾圣提

出版：新加坡青年书局

新加坡培英街百胜楼第231座 #02-27

The Youth Book Co.

Blk 231, Bain Street, #02-27, Bras Basah Complex,
Singapore 180231

Tel: 63379552 / Fax: 63369130

承印：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：2007年7月

定价：S\$10.00

ISBN: 978-981-05-8725-3

前 言

这本小册子，是专为纪念印度的大灵魂甘地先生的第六次大绝食——本年二月十日至三月二日——而写的。匆匆十日的时间，手头又没有参考资料，只凭记忆所及，信手写出，所以与其说是实录，毋甯说是抒情的。

我于一九二五年起，在甘地先生手创的圣巴马提阿须蓝中随侍他老人家，消磨过一些日子。一九三二年，他在浦那城的野拉夫达监狱（Yeraveda Jail）中为了教争问题，宣布绝食的时候，我又跑去看他。这小册子就是叙述两次游印，和他接触所尚未完全忘记的零星印象。

他老人家这次绝食的地点虽在浦那城，但不是野拉夫达监狱，而在亚伽可汗的大厦（Agfi Khan's Palace）中。他这次绝食的经历，相当危险，因为他已经是七十四岁的古稀老人了。据报上所传：

“第一周中，略感恶心，睡眠不安，大致情形尚称

良好。第二周渐趋恶化，脉搏微弱，体力消沉，终日感觉不适，反胃激烈，几至昏迷，生命危在旦夕。”到了第三周最后数日，才见好转；“第三周初期，一般情形仍属恶化，其后稍有进步，周末精神焕发，接见大批宾客，对宾客均曾发言。”

这稀有的高年哲人，竟告平安渡过三个星期的苦行，于三月三日的上午四时饮柠檬汁进食——完成人类的大奇迹了。

在这次的大绝食期中，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，都为他担忧。美国有许多人为了同情而陪他绝食。美国的国务卿特为这件事去访晤英国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。英国国会的工党议员为他发表宣言。印度国内三万万五千万民众，发狂一般奔走呼吁。各种宗教的教堂，不论回教或耶教，拜火教或佛教，均虔诚祈祷，为他求寿。各种商业的和政治的团体；各种人物，学生，平民，集会通电，发表宣言，要求无条件把他释放，印度总督的行政会议（Executive Council）三个印籍委员也因此事提出辞职……

有一个美国记者，这次由加尔各答赶到浦那去采访新闻，他说：

“我由孟加里至新德里，在无数农村中，看见穷苦的印度农民，家家悬挂甘地的肖像，周围绕以香花，像前灯烛辉煌，一若甘地已成为神明者。当提起甘地名字时，他们必肃然起敬……”

“城中的老百姓们，”日夜麇集在报馆门口，希望每一点钟，每一分钟，甚至每一秒钟都有关于甘地健康报告的号外发出，但此种崇敬，并不限于印度平民；如学生，政治家，哲学家，学者，各界各业，都注视着亚伽可汗宫凉台上放出的消息。

“今天来访的人，包括一从尘世退隐已久的波罗门高僧沙弥阿难陀（Swami Anad）”……五十名穿布衣，戴甘地小帽的学生，冀图拥进亚伽可汗宫……

“今天有五十馀封他的友人，他的信徒写来的信，但他未必能够过目……他此刻的情况，正似烈日下的一洼浅水，一分一秒的干将起来。他有气没力地躺在床上，不大说话，对于访者，只用点头或摇头来示意……”最后他慨叹道：“在现世间，人尚活着，便被家家户户，焚香膜拜，尊为神明者，恐怕只有马额马甘地一人而已……”

绝食本来是一种宗教仪式，是世外人修行证果的功课，但出之甘地先生，意义就重大起来。过去五次绝食，都产生圆满的反响。印度的民族运动，往往因他的一次绝食而得到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捩。这次绝食的后果，我们不愿意夸张，但它感召了全人类的良心，它支配整个印度的安危，它使三万万五千万印度老百姓体验二十一天惶惶的生活，乃是不能掩饰的事。

他这次绝食，决不像邱吉尔首相所说，仅是‘图以绝食而获无条件之释放。’亦不能解释纯为对于不列颠

政府的精神抗议，更不是图以绝食的苦肉计，博得世人之哀矜。他这一次绝食，至少有下列几种理由：

（一）他希望不列颠政府在这敌兵压境的片刻，改革对印的政策。（二）他想促进印度的团结：他希望分散印度团结力量的领袖如回教联盟的真诺等，及早迷途知返，团结一致，来完成印度独立自由的大业。（三）他想引起印度老百姓的注意，再一次说明非暴力抵抗者的正确步骤，要跟他所做的一样。（四）他想完成他的殉国的志愿：当大战爆发时，他从华特哈（Wardha）走出来，发表声明道：他知道时候已到，前年一月十五日，他正式发表尼赫鲁为他逝世之后的承继人，去年八月八日，当国民会议执行委员会通过他的提案时，他发表演说道：“我们要不惜牺牲生命。”又说，这是他最后一次的领班活动，可见他早已预备以身殉国。幸而天佑哲人，他还健在着。

现在让我们掀开他的绝食史：

第一次大战结束之后，不列颠政府给予印度人民参战的报酬，就是有名的罗拉脱法令（Rowlatt Bill），根据那个法令，警察有特别权力，可以对民众作种种限制。甘地先生事前委曲求全，以绵长的时日，和合法的手段，领导民众，向不列颠政府要求改善待遇；不料后者却变本加厉。他忍无可忍，遂推动破天荒的非暴力抵抗运动。孟买暨其他英属各省，民众云起响应，罢工，罢市，罢职——公务员辞职——抗税，抗捐；论千论万

的非暴力抵抗工作者入狱，致监狱有人满之患。

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，非暴力抵抗运动，跟狂飚一样，扫过整个印度半岛。结果发生差里、差拉（Chauri-Chaura）暴动事件。一群暴动民众，把几个警察和四个英国人驱入屋里，放火烧死了。甘地先生站在非暴力者的立场，他没有跟英国臣民一样，铸剑募捐，以酬在亚马里查行凶的不列颠军队之劳，反之，他认为印度民众还未真正了解非暴力抵抗的真理。他马上宣布把非暴力抵抗运动取消，同时为轻举妄动的暴民忏悔，开始一个星期的绝食，这是第一次。

一九二五年，印度的民族运动者正苦心焦虑地去教育民众和使他们团结，但他们碰到了个莫大的阻力，印度教和回教间突然再生裂痕。回教的莫卜拉斯派（Moplas）实行对印度教徒大屠杀，造成了哥辖（Kohat）城的流血惨剧。甘地先生曾费十年精力，团结印回两教，不料前功尽弃。他痛心疾首，宣布三星期的大绝食，后来印回两教的领袖，被他的圣洁精神所感动，跑到他的床前，举行会议，结果签订了一个协定，纠纷解决，他的绝食终止，这是第二次。

一九三二年，不列颠政府根据其新宪法，宣布教团分选制（Communal Award）。照那个制度，印回教民只能各选各的人。而在各省议会中，回教徒的议席又是特别划定的。这种制度从外表看去，似乎为保护少数民族，不料影响所及，却使两教各行其是。在这制度推

行中间，印回两教果然又发生重大争执。同时印度教内部四千万的贱民，也为争议席而与民族运动者发生严重误会。甘地先生致力贱民解放，十馀年如一日，现在遭遇这样的打击，如何不使他心痛，所以他就宣布绝食到死。那时他正领导第二次非暴力抵抗运动，被捕在浦那城野里夫达监狱中。他就在监狱的广场上绝食。但教争又为他的真诚所感召，协定宣告成立，结果他只饿了六天——这是第三次。

同年，他为净化（Purify）自己，绝食三个星期，是第四次。一九三三年，他又在狱中绝食，是第五次。

甘地先生的绝食，每一次都与政治分不开，所以一般看法，以为绝食是他的政治武器，其实不大正确。他的绝食，含有崇高的人类正气，蕴藏着万劫不变的真理，正不仅限于一种政治上的精神抗议。

当这次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进行的几个月间——去年八月九日起至眼前——印度外患内忧，危如累卵。日寇攻占了南洋群岛和缅甸之后，陆上陈兵于东北门户，海上控制了孟加拉湾。印度马上变成战场。印度人民时时刻刻有罹锋镝的危险。而非暴力抵抗的运动，又如野火一般燃烧了整个印度，甘地先生，身在縲绁之中，既没有了自由，自然没有办法挽救这空前的浩劫，所以他只得绝食，依笔者看来，这第六次绝食，恐怕还不是最后的一次。

这本小书，正如前面所说，几乎纯系抒情的，目的

在希望读者由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马额马甘地，并了解他；同时也作为我在他身边那一段生活的纪念。

一九四三年三月四日于
甘地先生开始进食后一日。

目 次

一	浦那监狱·····	1
二	印度初旅·····	20
三	阿须蓝中·····	38
四	巴布兹起居注·····	52
五	永恒的交流·····	67
六	心魔·····	79
七	河上行·····	89
八	小故事·····	95
九	绝食和静默·····	103
十	别离·····	114

一 浦那监狱

大约晚上十点钟左右，新德里开来的夜车，在荷咸达密城的总站停下：一个肤色苍白的青年，手里挽着一个孔雀颜色的缅甸手袋，头上戴着一顶甘地式的小白帽，足登一对枣红色的鼻子上翘回来一条小辫子的北印风味的皮鞋。浑身在一幅白色的加达（注一）里：上身是一件长及膝盖的衬衣，下面是一条刚可遮到足脊的陀地（注二），外面披着一件暗绿色的晴雨两用的反领大褂子。从外表看去，他跟一般印度国民大会派（Congress）的工作者没有两样，但是他的脸型告诉人他是由震旦来的。

这个远道的客人就是我。

下了车，借站上的灯光，重拾起我六年契阔的记忆。这荷咸达密城还是那个老样子，周围不过十里，城墙的砖头，老是要坠不坠的，高低不平的马路；以及马粪，檀香，印度牛油和加厘混合的空气，吸进了鼻子里，帮助我把往事把握得更加确实。

这是一九二二年以后印度民族运动史上的大事件，报上刊出马额马甘地开始绝食到死的惊人消息，我那时正在远东一个都市从事新闻工作，听到这个消息，马上拍电报给他老人家，说我就到印度来看他。正是一九三二年的暮秋，我到了加尔各答，依照往日的习惯，换上一套印度装，跑到一个锡兰人创办的佛教团体求宿，但那司事人把我打量一下，看见我全副加达，就翻了脸孔说，这里你住不得，这几天的情形很不好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告诉我，连日国民会议派的人被捕很多，甘地先生仍关在浦那的监狱里，不列颠政府早已宣布，不准任何人进监探视。他又检出一份刊有那个公告的报纸叫我看。这于我不啻是一盆淋头的冷水！我不远千万里而来，目的无非为跟他老人家见一见面，现在既已踏上印度的国土，难道空手回去不成。我筹思了数日，没有寻到一点较好的办法，结果打了一个电报到浦那狱中去，把我的来意告诉他老人家，以为就是见他不到，让他知道我已由老远的东方到了加尔各答，也可以了结这个心愿。没想到电报去了两天，就接到他署名的覆电，叫我迂到浦那去见他，我这一喜真是难以言喻，当晚一骨碌上了北行上新德里的夜车。到了新德里，寻个熟人问明了印度的近情之后，又转车上荷咸达密城来。本来由新德里可以乘孟买的直达车，由孟买转车赴浦那城，不过一夜光景，但这荷咸达密城刚好在新德里到孟买的中途。城南有一条河，叫做圣巴马提河（R.Sabarmati），

沿河走了四英里，在凭河的丛树里藏着一个小村子，叫做巴马提阿须蓝（Ashram）。一向是甘地先生养晦的所在。这个地方，本来是一个灌木巨树杂生的丛林。二十年前，甘地先生发动抗英的不合作运动的时候，带同他的门徒们，择定这个地方，斩荆辟莱，盖了几间茅屋，聊为暂时寄迹之所。到了后来，不合作运动风起云涌，这个小小的所在，居然变做群英荟集，运筹决策的大本营。六年以前的我，亦曾在那里住过，就是甘地先生，最近被捕地点虽在孟买，但他原来是住在阿须蓝的。这阿须蓝的景象，历历如绘的浮现在我的脑际，使我没有办法不在这中途站下车。

但是在车上，又听见人说，阿须蓝已被英国军队占领了，大学部老早就驻了军。我为逃避印度政治密探的注意，下了车，先到一家僻静的牛乳馆坐下，躲了好一会，才叫一乘破旧的马车，把我载到城西的浮桥上去；过了桥，就叫车夫停下，因为我恐怕他会把我到阿须蓝的消息走漏出来。

这晚真是大好月亮。我背着手假装看月，等到马车走了，我才大踏步往村子走进，约莫一英里远近，望见大学部的白色建筑物，浸在银色的月光里，好像浸在牛乳中。周围寂静，没有一点灯亮，我蹑手蹑足，小心翼翼的在它门前的马路通过，幸亏没有被放哨者发觉。

我无意玩赏月亮，但月亮偏那样撩人，没有叶的巨树的疏影，好像淡墨泼成的图画似的，洒在地上：浓的

是干，淡的是枝。那些盘枝交节，龙飞蛇伏的样子，使我忆起十年前的情景：有一个夜里，我陪着甘地先生的秘书德赛先生（注三）（Mahadai Desai），送一个朋友在车站上回来，踏着树枝的影子；一壁儿在大谈中国和印度不同的风俗；我的足步刚向一道黑影踏去，德赛先生忽然喝一声住，把我拉了回来。原来那个影子是一条横在马路上乘凉的蛇。我此后在月下走路便十分小心在意，因为在皓魄之下，那些纵横杂错的树影，是和蛇分辨不清的。

到了阿须蓝的正门，门虚掩着，我侧身而进，通过一条村道，从前我在那里的时候，道旁还没有树，是临走才种的，不料现在它的常绿的树荫，已能够把月亮遮蔽了。我走近我经手种的两三株，盘桓了好些时候。

看更的来了，他拖着一把拐子，我在树荫下，看得清楚，躲着，不做声，等他过去了，才走出村道，缓缓走向我从前住过的小房子。这房子恰好在圣巴马提河的岸上，一共两间，每间不够一丈见方，但前面却有着一个与两间房子面积相等的凉台。往日我住在左房，一位有点红胡子的查打拉尔先生住在右房。他是阿须蓝的秘书，未加入阿须蓝之前，他曾参加过暴动，做过炸弹，而且他的炸弹曾经爆发过。这时这两间房全闭着，我试按一按左房的门钮，那门拴得很结实；知道里面有人，只得把手袋里面一张可以当毯子用，也可以当席子用的草绿被单拿出来，铺在凉台上，纳头睡觉。正当朦胧的

时候，左房的房门呀的一声开了，一个大汉子出来解手，我睡在他的门首，他好像没有看见似的，解完了手就把门关上。我起初是装睡，后来见他不出声，便忍不住发言道：

“哪一位在我的房子里头打睡？”

“这房子的主人。”房子里面的人似乎一点也不在意，是冲口而出的回答。

“你猜猜我是谁？”我向里面反诘。

“刚从牢里出来的朋友罢。”房中人不经意的回答。

“说不定是从老远的国度来的。”我说。

“怪不得您有点外国的口音。”

“我同时又是这个村子的老街坊。”

“一向就未见过您。”

“而且是这房子的老佃户呵，刚才已告诉过你了。”我说。

“我在这个房子住满五个年头了。您叫什么名姓？”他问。

“假使住满六年，你就认识我了。晚安罢，明天见。”

“哦，晚安，明天见。”

我口虽跟他道晚安，却是老不能入睡，巴不得一眨眼就天明，可以跟这契别六年的阿须蓝见面；不晓得算了多少数目字，才朦胧入睡。

可是天还没有亮，那个大汉子就把我唤醒了。我揉着疲乏的眼皮，他把我带到阿须蓝的公厨去，到了炊煮室，他给我一把刀子，叫我坐下，说：“兄弟，请你削削这马铃薯皮。”这时大家在灯光下相见，他端详了我一回，忽然喊道。“哎呀，你是尼泊尔还是日本人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是中国人，我叫 Shanti，天明了我们见村长去。担保村长认得我。”我一壁削马铃薯，一壁回答他。

“您就是 Shanti 吗？我老就听见查打拉尔兄弟说起您。好兄弟，让我欢迎你！”他站起身来，和我拥抱，把我抱离地面，绕着室子走。没有一炊饭之久，整个食堂的人知道了，他们争着来拥抱。那些兄弟姐妹们，我认识的不过一小半；其余大半是新从外面来的。但这整个村子的大半居民，还在狱中没有出来。至于我的紧邻查打拉尔先生，不消说也在狱中。

河滩上的祈祷场，展开在曙星的微光之下。村中百几十条大汉，好像我佛殿前的罗汉一般，严肃整齐地，一排一排的盘坐在细沙上；静穆地深沉地在做他们卧薪尝胆的早祷。做完早祷之后，村长宣布我回到村中来的消息，大家欢呼喝采起来。

我这天参加了好几个小规模集会，有几个是为我而开的。我的老邻居，同学，师长们，凡是还在村子里的都到齐。我拜见了甘地夫人，她刚要到马打拉斯去。

“巴（注四），我回来了。”我好像多年在外的孩子